

優等獎

冰箱

鄭媛容

人物

江 萍↓五十五歲、家庭主婦

何旭傳↓五十六歲、公務員、江萍的先生

何思平↓二十八歲、會計公司上班、江萍的大女兒

何思安↓劇中出場的模樣是二十五歲的樣子、江萍的小女兒

送貨員

時間

秋

場景

一間看起來有些老舊的公寓

第一場

（一張長型桌子與幾張椅子擺在舞臺上，一個圓形魚缸放在桌子中央，水位六分滿，有兩隻金魚在裡面，桌子的後方有一臺突兀的老舊冰箱，偶爾會傳出馬達運轉的噪音，冰箱的後面是一個屏風，那是通往廚房的門）

（思安倚靠著冰箱，將冰箱的門開開關關）

（思安從冰箱裡抽出一張紙）

思 安：她回過頭來看我，手裡的紙漁網又破掉了，

括號，真是騙錢用的。我跟她說不行，姊

姊跟爸爸已經走很遠了，她又用那副可憐

兮兮的表情看著我說她想要擁有一隻自己

的魚，我告訴她妳永遠沒辦法擁有一隻魚，妳只能照顧一隻魚，我想她聽不懂。我決定讓她再撈最後一次。她撈到了，轉頭問老闆魚一直待在同一個魚缸裡不會很無聊嗎？老闆說不會，七秒後魚就忘記了，又是一個新的開始。老闆接著又說，但妳可以再撈一隻跟牠做朋友，這樣就真的不會無聊了。

（江萍端著兩個碗走出來）

江萍：又在看我的日記。

思安：我們都被老闆騙了，魚根本就不會記得自己已有朋友。我們兩個怎麼這麼笨啊？

江萍：還不都是妳吵著一定要撈到一隻魚才肯走。

思安：金魚有家庭概念嗎？

江萍：什麼意思？

思安：我的意思是牠會知道誰是媽媽，誰是爸爸嗎？

江萍：妳應該要去問老師。

（思安走向餐桌坐下）

思安：應該沒有對吧，畢竟牠們只有七秒的記憶。

江萍：可能吧。

思安：可是血緣關係的連結會因為忘記就不存在嗎？

江萍：不要一天到晚想些有的沒的，吃飯吧。

思安：今天煮什麼？

江萍：亂煮，把冰箱的東西清一清。

（思安拿起餐具卻沒有吃）

江萍：思平最近在幹嘛？

思安：怎麼突然問這個？

江萍：我最近打她電話都很奇怪。

思安：沒人接嗎？

江萍：有時候是女生接的，有時候是男生，都不是她自己接。

思安：妳打她手機嗎？

江萍：我打她的電話啊。

思安：號碼有按對嗎？

江萍：她好久沒回家。

思安：可能工作忙吧。

江萍：工作？她在哪裡工作？

思安：臺北啊，會計事務所。

江萍：她什麼時候跑去臺北了？

思安：她在臺北念大學，念完就直接在臺北工作了。

江萍：她怎麼都沒有跟我說？

思安：怎麼可能。

江萍：不然我怎麼不知道？

思安：妳忘記了。

江萍：她為什麼去臺北？

思安：為了離開基隆。

江萍：為什麼要離開基隆？

思安：基隆一直下雨，她討厭濕濕黏黏的地方。

江萍：跟以前比起來基隆已經沒那麼常下雨了。

思安：氣候一直在變。

江萍：臺北有什麼好？

思安：臺北方便，工作機會很多。

江萍：妳也想去臺北嗎？

思安：我沒機會去。

江萍：家又不臺北，一直往臺北跑。

思安：那基隆有什麼好？

江萍：基隆離海很近。

思安：也許姊根本就討厭海。

江萍：這怎麼甜甜的？

思安：蛤？

江萍：菜吃起來甜甜的。

思安：妳把鹽加成糖了吧？

江萍：不要吃了，我看冰箱還有什麼可以吃的。

思安：妳才剛清完冰箱。

江萍：那妳想吃什麼我去買？

思安：我不太餓，妳不要亂跑，餓的話看爸要不要買點東西回來。

江萍：旭傳不在家嗎？

思安：他出去了。

江萍：去哪裡了？

思安：不知道。這個時間大概是去逛魚市場吧。

江萍：現在幾點了？

思安：凌晨一點。

江萍：奇怪，出門也不講一聲。

思安：對了，妳幹嘛把內褲冰在冰箱裡？

江萍：什麼內褲？

（思安走向老舊的冰箱，從裡面拿出一件蕾絲內褲）

思安：很性感耶，妳買的喔？

江萍：哎呦，不是啦。

思安：思平的？去了臺北變時髦了喔。

江萍：我跟你講一個祕密，妳不要跟別人說，思

平跟爸爸都不行。

思安：妳偷拿別人的內褲？

江萍：不是啦。

思安：還有什麼比這更不能說？

江萍：妳爸啦。他最近怪怪的。

思安：怎麼樣怪？

江萍：他最近很常跑出去，也不知道去哪裡，都

不會跟我講一聲。

思安：妳有問他嗎？

江萍：沒有，我不敢問。而且我又不知道在哪裡

撿到這件內褲，就不是我們會穿的啊。

思安：真的不是妳撿到的嗎？

江萍：我撿這個幹嘛？

思安：所以妳覺得是爸帶回來的？

江萍：我覺得是。

思安：那妳打算怎麼樣？

江萍：如果他在外面有別人了我就跟他離婚。

思安：確定嗎？

江萍：我們離婚妳會傷心嗎？

思安：把這兩隻金魚分開牠們會傷心嗎？

江萍：也許吧。

思安：也許吧。

江萍：但牠們很快就會忘記了。

思安：忘記了就不算數了嗎？我們永遠都會記得

牠們被分開。

江萍：如果我們都忘記了，就不會有人記得牠們的傷心。

思安：可是傷心還是會一直在那裡。

江萍：蕾絲內褲也一直在那裡。

思安：因為妳把它冰起來了，它就會一直在那。

江萍：不然我應該要放在哪？還是大搖大擺的穿

在身上問他說怎麼樣？很眼熟嗎？

思安：妳不要害我想像妳穿起來的樣子，好恐怖。

江萍：我在跟妳說認真的，妳在那邊開玩笑。

思安：我也是認真的啊，妳遇到問題就躲起來。

江萍：我哪有。

思安：跟爸的關係、對思平離開家去臺北的心情，

還有對我的……

江萍：對妳的什麼？

思安：對我的金魚，妳都沒餵牠們吃飼料。

（沉默）

（思安起身往廚房走去）

江萍：妳要幹嘛？

思安：等我一下

（思安拿了四個一樣杯子回到桌前）

江萍：妳拿杯子要做什麼？

思安：玩遊戲。

江萍：我現在不想玩。

思安：反正問題現在用想的也解決不了，快點。

江萍：妳要玩什麼遊戲？

思安：小時候妳都會跟我們一起玩的，（拿出四

個一樣的手鍊）妳記得這個嗎？小時候在

夜市買的四個一模一樣的手鍊，代表我們

家四個人。把四個手鍊放到四個杯子裡面

蓋起來，拿走一個，要猜出是誰的手鍊不

見了。

江萍：那是小時候騙妳們玩的，四個一樣的手鍊

根本猜不出來。

思安：試試看。

（思安將其中一個杯子拿走，並將其他三個杯子打開）

思安：妳猜猜看。

江萍：我的？

思安：不是。

江萍：思平的？

思安：不是。

江萍：我就說根本猜不出來。

思安：是我的，不見的是我的。

江萍：妳怎麼能確定真的是妳的？

思安：關主最大。

江萍：妳這樣根本犯規，我不要玩了。

思安：妳把魚缸舉起來看看。

江萍：妳又要幹嘛？

（思安將魚缸舉到眼前）

思安：透過魚缸看出去的世界很不一樣。感覺特

別乾淨。

（思安將魚缸遞給江萍，江萍將魚缸舉到眼前）

思安：妳看到什麼？

江萍：金魚還有妳……在水裡。

（江萍將魚缸變換不同的角度看著）

江萍：魚看到的跟我們看到的會是一樣的嗎？

（思平開門）

思平：媽？

（江萍嚇了一跳，手裡的魚缸滾落地，水全灑了出來）

（思平急忙向前）

思平：有沒有怎麼樣？

江萍：沒有，沒有，謝謝。

思平：坐一下。

（思平扶著江萍坐下）

江萍：妳是思安的朋友嗎？

（思平撿起魚缸）

江萍：妳怎麼會有我家鑰匙？

思平：媽，我是思平。

江萍：思平喔……（頓）思平？妳剛下課啊？吃

飯了嗎？冰箱有魚我去用給妳吃，烤魚好

不好？

（江萍起身往廚房走去，思平跟上去）

思平：不用，我不太餓。

江萍：還是要清蒸的？清蒸的也好。

思平：真的不用，我不餓，媽！

江萍：那個魚是我跟妳爸爸釣到的，很好吃，妳很喜歡吃的。

思平：爸不會釣魚。

江萍：怎麼不會？都是他帶我去釣魚的。不是他

那不然是誰？

思平：不知道。

（沉默）

江萍：我剛剛說我要拿什麼？

思平：那個魚……地板怎麼這麼濕？

江萍：那個魚……哎呦，妳快點幫我找魚。

思平：什麼魚？

江萍：魚啊，在魚缸裡的魚。

思平：在哪裡？

江萍：地上有沒有？

（思平蹲了下來）

思平：我沒有看到什麼魚。

江萍：有啦，妳快點幫我找啦，不見了思安會生氣。

思平：思安？

江萍：思安的魚。

思平：真的沒有。

江萍：魚缸裡的魚啊，剛剛還在魚缸裡面。

思平：妳真的有看到嗎？地板上只有水。

江萍：不可能啦，我剛剛明明還有看到，不信妳

問思安，（朝四周喊）思安？妳的魚跑出

來了，思安？何思安！奇怪，剛剛明明就

還在旁邊，人怎麼就不見？

思平：媽，妳不能找她，她知道魚不見會生氣。

江萍：哎呦，對吼。

思平：妳先坐著啦。妳在家怎麼沒跟爸爸說？

江萍：我一直在家啊。

思平：他一直在外面找妳。

江萍：他出門啦？怎麼都沒跟我說一聲？

思平：我去幫妳把地擦一擦。

（思平走向地上的那攤水，似乎發現水是從冰箱流出來的，她小心翼翼地打開冰箱）

思平：冰箱壞了，水都從裡面流出來。

江萍：好好的怎麼會壞掉？

（江萍蹲在冰箱前，從冰箱裡拿出一疊泡爛的紙，還有一盒一盒的製冰容器）

（江萍試圖將泡在水裡的紙攤平）

江萍：妳幫我把它們鋪平，快點。

思平：沒辦法，紙都爛掉了。

江萍：你就幫我一下。

（思平也試著將紙攤平，但紙因為泡水破得很細碎）

江萍：妳這樣會把紙弄破。

思平：它本來就破掉了。

江萍：沒有，是妳太粗魯。

思平：妳不可能把它弄得跟原本一樣。

江萍：為什麼不可能？

思平：它泡水了。

江萍：冰在冰箱裡的東西不會壞。妳不想幫我就

算了，我自己用。

（江萍越用越糟）

思平：不要用了，妳衣服上都是紙屑。

江萍：為什麼會這樣？

思平：冰箱壞掉了。

江萍：這張紙上寫什麼？

思平：我看不到，字已經糊掉了。

江萍：這張呢？

思平：也糊掉了。

江萍：吹乾有用嗎？

思平：沒有，字全都糊掉了。

（江萍撿著地上爛掉的紙屑）

思平：紙再寫就有了。

江萍：冰箱裡什麼都沒有了。

思平：就像妳總得把冰箱裡的食物清完才能再買

新的放進去。

江萍：兩件事情不一樣。

（江萍把散落的冰塊盒再次收進冰箱裡）

(思平拿著一疊放在冰箱上沒沾到水的紙)

思平：這疊沒有爛掉，妳每一次出門要記得拿一

張。家裡地址電話都寫在上面。我把它跟

冰塊盒放在一起，這樣妳比較不會忘記。

江萍：冰箱壞了，冰塊盒沒有用。

(江萍往大門走)

思平：妳要去哪裡？

江萍：我要回房間。

思平：房間在那邊。

(江萍走進房間又走出來)

江萍：思安去哪裡了？她去上課嗎？

思平：她去……

江萍：她沒帶到數學課本。

思平：她總是忘東忘西的。

江萍：我送去學校給她啦，沒帶課本也不打電話

回家說一下，被老師罵怎麼辦？

(江萍作勢要出門)

思平：我送啦，我送就好。妳在家等爸回來，我

拿課本去學校。

(旭傳開門，遇上正要出門的思平)

旭傳：媽媽呢？

思平：在裡面。

旭傳：妳要出門？

思平：媽說要幫思安送課本差點跑出去，我說我

送就好。

旭傳：(頓)那麼晚了不要在外面留太久，早點

回來。

思平：嗯。

(思平下場)

江萍：你出去啊？都沒跟我說一聲。

旭傳：我去買魚，妳前幾天不是喊著想吃魚。

江萍：我想去釣魚。

旭傳：妳想去哪裡釣魚？

江萍：旭川啊，你忘記了。

旭傳：改天好嗎，現在太晚了。

江萍：現在幾點了？

旭傳：兩點四十。

江萍：下午？

旭傳：半夜。

江萍：那麼晚了啊。

旭傳：去睡覺吧。

江萍：你真的會帶我去釣魚嗎？

旭傳：天亮我就帶妳去。

江萍：那你可以帶我回家嗎？我不想待在這裡。

旭傳：妳在家啊。

江萍：不是，這裡不是我家。

旭傳：妳家在哪裡？

江萍：旭傳，帶我回家好不好？

旭傳：我們在家。

江萍：不對，我家靠在一條河旁邊，就是我們一起去釣魚的那條河，你記得嗎？有一塊好大的空地，小時候我們都在那裡玩。

旭傳：我在這裡，這裡是妳的家。那間是妳的房間，那間是思平的。冰箱，妳從舊家搬過

來的冰箱，那個屏風還是我們一起去買的。

江萍：我們什麼時候搬過來的？去年？

旭傳：好幾十年了。

江萍：那麼久了？那我們的舊家呢？

旭傳：我們搬過來後就拆掉了。

江萍：我得寫下來，免得我又忘了。

（江萍拿起桌上的紙跟筆寫著）

（旭傳走到窗邊）

旭傳：妳看到那座高架橋了嗎？旭川就在它的下面。

江萍：在高架橋的下面？

旭傳：可惜看不見了，被柏油蓋住了。

江萍：旭川還在流嗎？

旭傳：還在。

江萍：為什麼要用柏油整個蓋起來？

旭傳：本來只把要蓋高架橋基座的地方鋪柏油，還可以看到一截一截的河，晚上很多流浪漢會睡在那，常常有人睡一睡掉進河裡。

江萍：人會掉到河裡？

（頓）

旭傳：或是一些東西。

江萍：有那麼容易掉下去嗎？

旭傳：不夠小心的時候也許會。

江萍：你掉過東西進去嗎？

旭傳：沒有。

江萍：我覺得我有。

旭傳：妳記錯了。

江萍：你怎麼能那麼確定？也許東西從口袋掉出

來，你沒注意到。

旭傳：或許沒那麼重要。

江萍：可是我想不起來是什麼。

旭傳：妳想太多了。

江萍：真的有，為什麼你就不相信？

旭傳：我沒有不相信妳。

江萍：你騙人。

旭傳：我沒有騙妳。

江萍：你說謊的時候都會一直抓你的脖子。

旭傳：我只抓了一下。

江萍：但你抓了。

（沉默）

江萍：你說你去買魚的時候也抓了一下脖子。

（沉默）

江萍：你有沒有……

旭傳：我沒有去買魚。我找你找了一整個晚上。

江萍：我整天都在家裡。

旭傳：妳忘記妳跑出去了。

江萍：我沒有。

旭傳：妳忘記了。

江萍：我去了哪裡？

旭傳：我不知道，我洗完澡出來妳就不見了。

江萍：我知道我狀態不好，以前我狀態不好的時

候總是會覺得有什麼東西不見了，整個空

掉了。我一直覺得我得去把那個東西找出

來，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完全沒概念，

但我一直待在這裡就永遠沒辦法知道那是什麼。因為你也不會告訴我。

(沉默)

江萍：你告訴我好不好？反正我明天就忘記了，或許不用那麼久，十分鐘，十分鐘後我就忘記了。

旭傳：對不起。

江萍：蕾絲內褲是什麼意思，告訴我這個就好。

旭傳：什麼蕾絲內褲？

(江萍從冰箱裡拿出那條被融化的水浸濕的內褲)

江萍：這是你帶回來的嗎？

旭傳：(頓)那是妳的。

江萍：我的內褲都是棉的。

(江萍將內褲丟在地上)

旭傳：有段時間妳會穿蕾絲的。

江萍：什麼時候？

旭傳：思安走的那段時間。

江萍：思安去哪裡？

旭傳：思安掉進河裡，救起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江萍走到桌前倒了一杯水，雙手發抖拿著水杯，水杯滑了下來，水全灑了出來)

(場景轉換)

第一場

(下雨了)

(旭傳將蕾絲內褲從地上撿起來)

旭傳：多久了？

江萍：一年多。

旭傳：他結婚了嗎？

江萍：沒有。

旭傳：為什麼？

江萍：對不起。

旭傳：妳跟我說為什麼。

江萍：我不知道怎麼愛他。(頓)我要怎麼在這

裡生活卻不想到思安？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從她出現在我肚子裡的那一刻開始我就感受著她，她的房間、她的衣服、她的床、她的娃娃、她的味道。我們要怎麼假裝沒事繼續生活？為什麼死掉的是她？憑什麼活著的是我們？我好痛，我全身都好痛。

旭傳：我們一起生活了快半輩子。

江萍：我們真的會好起來嗎？我們都那麼難過。

旭傳：應該要努力到什麼程度？

江萍：我不知道。

旭傳：我哪裡做得還不夠？妳可以告訴我。

江萍：你表現得很好，就像我們的小孩沒有死掉一樣。

旭傳：我努力的在接受這件事，但妳呢？還是這是妳唯一能夠讓自己好起來的方式？

江萍：我為什麼應該要努力讓自己好起來？

旭傳：因為思平需要妳，這個家需要妳。

江萍：還是我們都太努力了，努力想要讓生活感

覺沒什麼不一樣，我們照常上班、吃飯、做愛，也許再生出一個孩子來就可以改變些什麼，這一切都太失控了，甚至思安就是從同樣的子宮、同樣的陰道出來的。（頓）好幾個晚上我一直夢到羊水破掉的那時候，我們多麼期待見到她。

旭傳：我從來就不想逼妳。努力維持生活不是要忘記思安。這一切對思平來說公平嗎？

江萍：我保護不了思安，我也保護不了思平。

旭傳：妳一直都做得很好。妳只是真的太難過了，對不對？

江萍：看到你我會想到思安，看到思平也會想到思安，這整個房子都讓我想到思安。

旭傳：我也很想思安。

江萍：你恨我嗎？

旭傳：我知道妳很難過。

江萍：你很早就發現了對不對？

旭傳：時間沒那麼重要。

江萍：為什麼不早一點告訴我？

旭傳：我以為我有那個能力能讓這一切慢慢好轉，

我怕其實我沒辦法。

江萍：分開對我們來說會比較好嗎？

旭傳：妳希望我們分開嗎？

（江萍搖搖頭）

旭傳：他讓妳覺得快樂嗎？

（沉默）

旭傳：妳想跟他一起生活嗎？

（江萍看著旭傳，搖搖頭）

旭傳：思平需要一個快樂的媽媽。

江萍：我多希望她一輩子都不需要去理解這些。

（頓）下雨了。

（雨聲越來越大，江萍在雨聲中慢慢的睡著了，一切

又回到寧靜）

（場景轉換）

第三場

（思平開門）

旭傳：回來了？

思平：還好嗎？

旭傳：她太累，睡著了。

思平：嗯。

旭傳：很晚了，妳也早點去睡。

思平：我下個月要離職了。

旭傳：為什麼？

思平：朋友介紹了一個外商公司外派的工作，打

算去試試看。

旭傳：要外派去哪？

思平：新加坡。

旭傳：也好，去外面看一看。

思平：爸，你有考慮找個人來照顧她或是……

旭傳：我會照顧她。

思平：你白天要上班，家裡也沒有人在。

旭傳：我打算早點退休。妳放心，我們存款夠。

思平：我不是這個意思。

旭傳：我不會把她自己一個人丟去安養中心。

思平：也許她在那裡會交到新朋友，轉移注意力後就不會一直想一些有的沒的。

旭傳：她的狀況還沒到真的那麼糟。

思平：我沒辦法再像這樣在半夜突然跑回基隆幫你找她。

旭傳：我不會再讓她自己跑出去。

思平：上一次你也這麼說。我沒有要怪你，只是媽真的生病了。

旭傳：她只是比較容易忘記事情，人老了都會這樣。

思平：你不會忘記自己有沒有出門、去了哪裡、家在哪裡、思安在哪裡。

旭傳：我說了我不會把你媽送到安養院，我也不會跟你拿一毛錢。

思平：你根本就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旭傳：妳早點睡。

（旭傳轉身準備離開）

思平：那思安的房間呢？

旭傳：房間怎麼了？

思平：什麼時候要把東西整理掉？

旭傳：要整理掉什麼？

思平：東西放在那，媽每次看到就會想到思安，要是又像今天一樣跑出去找思安怎麼辦？

旭傳：有空的時候再整理。

思平：媽捨不得丟，你也捨不得丟，全家我最捨得。

旭傳：那是你妹妹的東西。

思平：她都離開多久了？東西不整理只會讓媽一直想到這件事。

旭傳：她一下就忘記了。

思平：她看到會再想起來一次，不斷循環。

旭傳：至少她會覺得思安還在。

思平：這樣很痛苦。

旭傳：她不會這樣覺得。

思平：你只是讓媽媽停在你覺得最好的記憶裡。

旭傳：這樣沒什麼不對。

思平：也許對她來說這不是最好的。

旭傳：那什麼才是？

思平：我不知道。我只是覺得不應該活在幻想裡。

旭傳：這些不是幻想，這是她記憶裡的一部分。

思平：這些又不是真的。

旭傳：有思安在她才不會覺得那麼無聊。

思平：除了找思安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她

不覺得無聊？

旭傳：妳多回家陪陪她，也許她就不會那麼常找

思安。

思平：她有找過我嗎？

旭傳：她記得妳在臺北。

思平：她根本就沒想過要找我。

旭傳：她沒有忘記妳。

思平：還是她根本就不記得我？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不會讓你們擔心。

旭傳：因為妳夠成熟。

思平：對，因為我夠成熟。

旭傳：我不知道妳想要爭論什麼。

思平：我沒有想要爭論什麼，我只是希望你們活

在現實裡面。

旭傳：我沒辦法。

思平：為了圓這個謊要不斷地去踩自己的傷口。

你不覺得累嗎？

旭傳：把東西丟掉對妳媽來說太殘忍了。

思平：她不會記得房間裡面有什麼東西。

旭傳：我知道這對妳來說不公平，但我們不能忘

記。

思平：忘記或記得有那麼重要嗎？

旭傳：這是跟思安有關的事。

思平：思安的離開讓媽媽曾經差點離開這個家。

旭傳：那不是思安的錯。

思平：這是一種報復嗎？

旭傳：什麼報復？

思平：你永遠都會提醒她思安的存在，讓她去找，

反正知道思安已經死了之後的痛苦她一下就會忘記了，然後你會一直一直提醒她。

旭傳：你知道思安被撈起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嗎？

（沉默）

旭傳：跟她剛出生的時候很像，全身濕濕黏黏的，只是我再怎麼拍她，她都不會哭了。

（沉默）

思平：我……

旭傳：（幾乎同時）妳看到思安的時候她已經在

冰櫃裡面了。

思平：嗯，我記得。

旭傳：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思平靠向旭傳，卻沒碰觸到他）

旭傳：是我沒有顧好她。

思平：爸，你不要這樣想，這又不是你能決定的。

旭傳：我甚至想過讓思安永遠待在冰櫃裡。

思平：這不可能。

旭傳：我知道，我只是希望她還在。

思平：她一直都在。

旭傳：看著妳媽一直找思安，我就會覺得思安好像真的只是去了某個地方，等一下就會回來了。（頓）我不會把妳媽送去安養院，

但思安的房間也許真的該找時間整理一下。

思平：就放著吧，反正那本來就是她的房間，怕思安回來找不到東西，她最討厭別人亂動

她的東西。

旭傳：她跟她媽媽一樣。

思平：爸，思安那天是因為跟我吵架才跑出去的。

（頓）我看她一直在寫信就偷翻了一下，她發現之後很生氣就跑出門，我以為她出去一下就會回家了。我一直不敢跟你們說，我怕你們生氣，時間越久越不敢說。

旭傳：她跑出去不是妳的錯，知道嗎？

思平：小時候半夜起床去廁所也會看到你一個人坐在客廳哭。你明明也很難過的，對不起。

旭 傳：妳不用跟誰對不起。

思 平：想把媽送到安養院、想整理掉思安的東西，都是因為我自己的關係。思安知道我喜歡往外面跑、想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她拚命想把我留在這裡。她知道我很自私，她太故意了。

旭 傳：妳已經長大了，夠成熟去做一些決定。我跟媽媽都很支持妳去臺北，去過自己的生活。思安一定會支持妳做的決定。

思 平：對不起。

（旭傳擺了擺手）

旭 傳：很晚了，早點睡，早上載妳去搭客運回臺

北。

（思平慢慢的走下場）

（旭傳走到江萍身邊，輕拍她）

旭 傳：進房間睡，在這裡睡會著涼。

（江萍半夢半醒的）

江 萍：冰箱壞了，我要去買一臺。

旭 傳：天亮就帶妳去買。

（旭傳扶著江萍慢慢下場）

（燈漸暗）

第四場

（燈亮）

（旭傳坐在椅子上，思平講著電話在家裡來回踱步）

思 平：她一個人通常不會走太遠，有任何消息拜託馬上通知我，麻煩你了。

（思平掛上電話）

思 平：還沒有消息，那邊很少監視器，不知道她到底走到哪裡。

旭 傳：我怎麼會忘記把門反鎖？

思 平：她一定是跟平常一樣去附近走走而已，我在她每件衣服口袋都塞了一張寫著家裡地址的紙條，她會回來的。

旭 傳：她沒有整整三天沒回家過。

思 平：你在外面找一整天了，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或許警察等等就找到了。

旭傳：我們以前會去的地方我都找過了，她到底

會去哪裡？（頓）我再外面找找看。警

察那邊有消息馬上打給我。我到底怎麼會

忘記反鎖。

思平：我覺得你需要休息。你精神狀態這樣出去

也很危險。

旭傳：妳媽現在自己一個人在外面，她一定很害

怕。

思平：那我跟你一起去。

旭傳：妳待在家等消息，如果她回家了我希望有

人在家接她。

思平：還是我去找，你待在家等。

旭傳：妳好好待在家，不要讓我又要擔心妳。

（旭傳拿起外套準備出門）

旭傳：妳晚上幾點的飛機去新加坡？

思平：我跟公司改了明天早上的。

旭傳：我看了幾家安養院的資料，找到媽媽之後

我會帶她去看一下。對不起，又影響到妳的工作了。

思平：爸，媽跑出去不是你的錯。她會回家的。

（旭傳下場）

思平：不是去市場也不是去公園，還會去哪裡？

（思平從冰箱裡拿出一疊沒泡過水的紙，急躁地邊翻邊

唸）

思平：十月八號，早上跟旭傳去逛市場的時候想

要吃那家很好吃的生煎包，旭傳說老闆娘

很久以前就沒在賣了，要我寫下來免得下

次忘記又跑去找。（頓）旭傳說思平再過

幾個禮拜要去新加坡工作，我要記下來，

記得提醒她東西要帶齊。（頓）好久沒去

章魚游泳池那邊走走，旭傳說已經拆掉了。

（頓）思安今天去補習嗎？一直都沒回家。

（門鈴響，思平急忙去開門）

送貨員：請問江小姐在嗎？

思平：江萍嗎？是我媽媽。

送貨員：妳是……

思 平：我是她女兒，請問你有什麼事？

送貨員：啊，難怪我覺得很眼熟。我是思安的小學

同學，我們小時候有一起在高架橋下打躲

避球，不知道妳還記不記得？

（思平想不起來）

送貨員：不記得也沒關係，轉學之後就沒有跟思安

聯絡了。我那天遇到阿姨有問她是不是思

安的媽媽，但她很疑惑的看著我問我思安

是誰，好像真的不認識，我想說可能真的

說錯了。

思 平：你遇到我媽？

送貨員：她到我們店裡說要買冰箱。

思 平：那你知道她後來去哪裡嗎？

送貨員：好像往右邊走，那個方向應該是朝漁港。

思 平：警察說她朝海的方向走。

送貨員：警察有來調監視器，抱歉，我不知道是阿

姨。

思 平：不用抱歉。

送貨員：那……冰箱……

思 平：什麼冰箱？

送貨員：阿姨訂的冰箱。

（送貨員拿出單子給思平）

思 平：她自己去你們店裡嗎？

送貨員：自己一個人。她感覺很急著要。

思 平：地址是她自己寫的嗎？

送貨員：對，我看她拿一張紙出來照抄，上面的地

址是這裡沒錯。

思 平：那她還有說什麼嗎？

送貨員：我不太記得了，（送貨員像是想到什麼一樣

翻找著包包內的東西，拿出一張皺皺的紙）

她有請我把上面有地址的那張紙冰到冰箱

裡，但貨是直接包裝好寄出來的，我也不

方便拆開，所以想說今天帶來還給她。

（思平接過紙）

（沉默）

送貨員：還是要幫妳退掉也沒關係。

思 平：不用，留著吧。

送貨員：那冰箱我幫妳搬到廚房嗎？

思 平：放在屏風前面就好，那臺冰箱旁邊。

（送貨員抬起冰箱走去、放下）

送貨員：思安還好嗎？

思 平：嗯？

送貨員：我都快記不得上次見到她是什麼時候了。

思 平：你們很要好嗎？

送貨員：轉學之後有跟她互相寫信，一陣子之後她

就沒有再回過信，又寄了幾封也沒回應，

我一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說錯了什麼話。

後來也有試著在 Facebook 搜尋她的名字但

都沒找到。

思 平：她不擅長用那些。

送貨員：嗯。

思 平：你找到她的話打算跟她說什麼？

送貨員：本來想帶她去夜市撈金魚，我記得她很喜

歡撈金魚，但現在對她來說這可能太幼稚了。

思 平：不會，我覺得撈金魚滿好的，但她出國了，短時間內不會回來。

送貨員：如果她回來了，妳可以幫我跟她說要找我
的話可以寫信給我，我地址都沒換。我把
地址寫下來好了，可能以前的信都不見了。
或是打電話也可以，我不確定她會想要哪
種方式。

思 平：信都還在，她都收得好好的。

送貨員：那就好，謝謝。

（沉默）

（思平走到桌子前坐下，仔細地端詳著那張紙）

送貨員：這臺冰箱壞掉了？水有點滲出來。

思 平：前幾天壞的。

送貨員：機型是很久之前的，要幫妳送修看看嗎？

但送修可能也不太划算。

思 平：沒關係，我再找時間處理就好。

送貨員：如果店裡有跟阿姨有關的進一步消息我再

告訴妳。

思 平：好，謝謝你。

（送貨員下場）

（思平起身走到壞掉的冰箱旁，將裡面的冰塊盒拿到
桌子上）

（思平把那張皺皺的紙折得很小很小，放進冰塊的盒
子裡面，加滿水，水從冰塊的盒子裡面滿了出來）

思 平：冰起來吧。

（燈漸暗）

（劇終）

作者介紹

鄭媛容

一九九六年夏天出生。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算命師說我的姻緣在國外。喵。

評審意見

耿一偉

開場舞臺指示提到圓形魚缸放置桌子中央，內有兩隻金魚，對未來將會讀到劇本的導演來說，創造了強烈的視覺主題感，特別是第一段即提到金魚只有七秒記憶的臺詞，已暗示本劇探索記憶議題。作者在臺詞的經營上，不慍不火，為演員提供表演演技的豐富素材。本劇被製作的可能性極高，並有留白給予想像空間，讓導演／舞臺設計／演員都有發揮之處。特別是對冰箱這個道具的使用，創造了許多潛臺詞的可能性。

本劇在形式上中規中矩，未有明顯創新之處。最後略帶開放的結局，初看是一項缺點，沒有解決前面對話所累積的懸念。但若導演與演員能適當處理，亦有可能成為一項優點，讓不同的製作版本，都有屬於自己回應劇中家族面對冰封家庭回憶的創造性結局。